

故
鄉

艾
蕪
著

自強出版社發行

仰 古

(冊 上)

著

者

艾

蕪

發行者

自強出版社

總經售

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
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

基本定價

每冊國幣三十四元

版初日一月四年六十三

1-1000

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

第一部

碧綠的茶樹，把滿山滿嶺，都裝飾起銀白的花朵，斂在暖和陽光的天底下，閃爍出無數小星似的光輝。這是故鄉！

赤褐色的泥土，點綴起棵棵的青松，森然靜寂的林中，時時有砍樹子的聲音，播送出來。這是故鄉！

人家屋前的樅樹腰身上，纏着臃腫的稻草，水牛、黃牛躺在下面休息，它們都半閉着眼睛，靜地嚼着胃裏翻出的乾草。這是故鄉！

村巷裏亂堆起棕黃的牛糞，屋角上冒出松柴氣味的火烟。生了蛋的母雞，則在土牆那邊，與會淋漓地高叫。這是故鄉！

一路親着故鄉的景色，在這南方冬天的時候，余峻廷終於到了家。他家所在的村落，緊靠着山，面對狹長的平原。山後和村落左邊，繞過一道清澈的江流。

村後的山嶺，從足到頂，都是密密長着篁竹和常青的樹子，終年都拿茂盛濃綠的景色，做着黑瓦粉牆的背景，分外把村莊顯得清幽和靜寂。原野收過稻了，但長着甘蔗的園子，到處都是，尾梢露出一片青色，偕像夏天植物一般的葱綠。流過村邊的江面上，常常有人划着木排和竹筏，靜靜悄悄地浮過。只在稍遠的江邊，才有磨茶油麥麵的水車，日夜不斷地，唱着單調的歌聲。余峻廷落屋一袋烟功夫，全村的人，都曉得他從遠方回來了。連一個在城外附近當小學校長的堂兄，叫做余峻城的，也得了消息，趕回來看他。依照家鄉待客的風俗，余老太太便擺出一桌家常茶點，讓自己一家人和本家鄰居，都快快活活地坐着吃。有些坐不下的，便從別人肩膀上伸手抓拿自己喜歡的東西。余老太太看見兒子端起一杯黑紅色的濃茶，放到嘴邊上去，就担心微笑着說：

「許久沒吃，你怕吃不來吧，這是搖山茶！……底下該沒賣的？」

回頭偕向那替人篩茶的女工，帶着歉然的神氣說：

「剛才沒想起，該少放點茶葉！」

女工金嫂放下裝茶的土瓦罐子，一面現出不以為然的神情，勉強笑着，硬聲硬氣地說：

「說哪裏話！從小兒吃過的，到大時偕不是很喜歡吃！像於今吃小菜不放辣椒，哪一個過

得！」

余峻廷呷了一口，覺得茶味很苦，便趕快抓一片紅糖來吃。余老太太見他吃了一片，又去拿一片吃，便替他選了兩個頂大的冷油菓子，放在茶杯邊，柔和地說：

「儘吃那個做甚麼？你看，我今年做的，多大！你五六年沒吃了。小時候好愛呀，……這個頂大了！」

又放一個給兒子，跟着又向衆人得意地說：

「二德子那婆娘，那天偕說，伯娘，你有財氣哪，你今年冷油果子做這麼大！……我看我有甚麼財氣嘛？」

衆人又像奉承，又像說笑地說：

「呵呀，你老人家，偕說沒有財氣，今年哪個想得到，峻廷會回來？這不是財氣是什麼？」

余老太太望着衆人，嘆口氣：

「咳，看來偕是日本鬼子打得好，不然的話，你就去幾封信試試看？電報怕都催不回來！」

隨即假裝出不高興的樣子，瞧着兒子說：

「底下就那樣好耍？捨得把一個老人家成年成月丟在屋裏頭！你哥寒假回來的時候，我就把你那份家私分跟你，由你自己去收租納稅好了！我不愛管的，我洵那麼多氣做甚麼？我不曉得用

用脫脫去打麻將！」

余峻城喝着茶，微微笑着說：

「這，你老人家又不能怪他喃！峻廷，我曉得的，他這幾年在外面，無非想做點大事情！老實說，回來做什麼事嘛？池小不養魚，僥不用講，先就教育界而論，應該說是神聖的！哼……」

他看一看在座的人，搖一搖頭，不再說下去了。余峻廷望一下他的堂兄，又看一下他的親嫂子，他明白堂兄不講下去的原因，是縣里的教育局長，正是他嫂子娘屋裏人。但他嫂子並沒理會這些話，只忙着招呼姪兒姪女，把她們吊在紐扣上的手帕，拉來替她們揩下鼻子，旋又抓些花生糖果給他們。

余老太太嚼着紅糖片，接着說道：

「這年辰兵荒馬亂的，哪裏有回來的好，實在屁股尖，板凳坐不穩，那就請你嫂子回去說一說，縣裏何愁沒事做！俗話說的，事情不在小，只要做得好！」

嫂子推開站在身邊的孩子，吩咐她們快到外邊去玩，一面回頭來瞧着家娘和小叔道：

「我哥哥，一說就成的！哪有親戚家，不幫這點忙？要不然，那偕認親戚做什麼？」……

余峻城，露聲色地微微笑了一下。

這時城內報時刻的晚鐘，鏗鏘地響，四下。靜寂高朗的天空，業已渲染。黃昏時候的雲霞，先前吃茶，偕可看見窗外橘樹梢頭的落日餘光，此刻却已褪得沒些兒蹤影。

余老太太等到鐘聲停了，便向媳婦說：

「四點鐘了，燒夜飯吧！今晚不弄什麼菜，就把那塊臘肉臘魚熬來吃吧！」媳婦跟着女工走進火落里去了。鄰居和本家些，也絡絡續續散開。

余老太太單對余峻城說：

「你不要走，今晚就在這裏吃飯。……你高興的話，偕可以陪你打幾圈。」幾麼時又安起這樣的時鐘了？」

余峻廷對着他的堂哥，略略詫異地問。他一路到家，都不覺得故鄉有什麼改變，一切都和六年前離家時候，一模一樣，因此，這一點響徹黃昏的鐘聲，不禁使他起了異樣的感覺。

「我不敢打了，同你老人家，哪一回不輸？」

余峻城對老太太笑着說了這句話後，又回答余峻廷，稍微搖一下頭，譏諷地說道：

「這就是他們鬧的新花樣吶！」

余峻城是很喜歡打麻將的，這時禁不住議論風發起來，盡量發揮他那諷刺的口吻。

「他們本事真大，明年教員都要由他們局裏請了。很好，很好！我們做校長的，落得清閒！」

余老太太在整理着燈，預備天黑了好點，就插嘴說道：

「要是城里不禁賭就好了，你不好天天打麻將！這是你們太胆小，要是他敢禁到我家裏來，試試看！」

余峻城用二指頭敲一下桌子邊，略帶憤激的語氣，嘲笑着說：

「你老人家不用忙，他們總有一天的，連你請女工，都要看他們的命令。他們頂愛管閒事，他們什麼事都要包辦的……」

媳婦徐松青走進來了，余峻城想繼續說下去的，便突然住了口，只瞟她一眼，笑嘻嘻地說道：

「他們真是本事大！我們這輩子趕不上。」

媳婦徐松青朝地上尋了一會兒，忽然朝桌子邊躬下身子說道：

「阿，掉在這裏的！這小奶仔！」

她撿起一只小鞋子，拍一拍灰，便又走出去了。

余老太太望着媳婦的背影，小聲向余峻城說道：

「聽說北路的人在向省城告，這真的麼？……他也太吃得狠了，球錢沒一個，竟開起那麼大的銀行來，只想人家用他發的紙票，那你就是老祖宗，也招人恨吶！」

余峻城擦燃洋火，點起一根線香，普吐普吐地吃起水煙來，半響朝門外看了一下，才帶着激動的口氣說道：

「告也是空的，人家省裏有熟人！真是古語說得好，朝內有人好做官！」

說到尾後的話時，他就望着余峻廷。

余老太拿剪刀剪着燈心，一面抱怨自己似的說道：

「人老了，真不行，眼睛不清楚，手又不靈活，一剪就歪了……嗯，這下子該好了吧？」

點燃燈之後，又拿第二盞燈來察看。

媳婦徐松青又進屋子來了，牽着她的小奶仔惠泉，對家娘說：

「你問奶奶嘛，是不是桌上沒有了。……真是囉，這小東西，你在那裏切菜，他就在那裏吵你！……不準爬上去，你看，叔叔會罵你的，甚麼細人子這樣不聽話！」

小奶仔惠泉約兩歲多光景，聽見媽媽說，就遲遲疑疑地望他的叔叔。余峻廷看他圓圓的小臉上，兩個充滿了天真的黑眼睛，很是可愛，便把桌上偕未收去的冷油果子，拿了一個給他。他不敢接，只是低下頭，用手指去戳板凳，戳幾下，又抬起頭來，看叔叔一眼，並看一下叔叔手上的

果子。做娘的便掀攘着他，笑着說道：

「叔叔都不認得哪！真是！……你沒看見他，人小嗎，一天到晚多頑皮，……接着，叔叔給你的，喊一聲叔叔。」

小奶仔接着了冷油菓子，羞羞怯怯地喊了一聲：

「督督！」

他的姐姐惠蘭，約有九歲光景，走進來，聽見他這麼說，就拍手大笑起來，偕學他這麼說了一句。

一直陰沉着臉子的余峻廷，便忍不住地微微笑了，隨手又往桌上拿一個給他。老太太立刻說道：

「不要給他了，等下吃飯吃不下。他吃不完，他就只有糟踏！」
余峻廷却笑着說道：

「多吃一兩個，有什麼要緊？……你再叫一聲『督督』我就再給一個跟你！」

「你真是省裏人！」余老太太不滿地說，隨又小聲地咕嚕道：「我們代代人哪一個不口邏肚攢的。」

接着又向媳婦徐松青焦燥地問道：

「沒根籐偈沒來過麼？……真有他的，我這回實在忍不住了，我不罵他一場，他不曉得我的厲害！」

「怕趕墟沒回來吧？」

媳婦徐松青看他老人家一眼，這麼回答一句，就趕快抽身走了。老人家提起嗓子，高聲惱怒地叫道：

「金嫂婆，你在做什麼？你去替我看看喲，看十七哥回來沒有？他回來了，你告訴他，我說的，叫他來打一頭！」

三

這時一個挑着東西的漢子，走進大門來了。只聽見他說，「很乾的，就挑進火落里吧！」接着，灶房里有柴落地的聲響。

余老太太趕快走到客廳門口，帶着高興的聲調，招呼來人：

「你怎麼到這陣偈挑來。快些來吃！……你來看看喲，峻廷老表都回來了。」

接着又走回桌子邊上，摸了摸茶菓碟子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一個人夠了，等下就有飯吃！」

一面又望着余峻廷，臉色溫和地說：

「雷家吉生老表你偕認得嗎？你們小時候，多要好！」

挑柴的漢子走進客廳來了，一面拿一張藍布寬帶子，在擦臉上的汗水。臉子紅黑，頰骨突出，神情略現呆板，但却給人一種忠厚的感覺。身材不高不矮，很是粗壯。他帶着不好意思的樣子，向余峻廷問：

「廷老表今天回來的嗎？」

余峻廷連忙起來讓坐，略略應酬幾句，就覺得沒有什麼話講了。這並不是沒有話講，到是一時不曉得從哪里說起。他今晚首先覺得，他這位老表，似乎很有些笨拙魯鈍，和他一向保存的記憶顯然不同：那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，活活潑潑地，又頑皮，又愛講話的。

余老太安排雷吉生坐下，替他倒茶，一面歡忻地說：

「我猜想，你總是忙得很，其實到不必着急，我偕有燒的哩！這夜了，挑東西走路也難吶！」

雷吉生吃着茶果，誰也不看地，只是紅着臉說：

「忙自然忙，一年到頭，總沒什麼閒！我担心明天下雨，我拴好牛，就給你挑來。走夜路，到沒什麼，我們下去挑鹽的時候，走多少夜路。那些山路，真是嚇人。」

說到這裏的時候，又端起杯子吃茶，一面却拿眼睛，睨一睨余峻廷。余峻廷聽見說到出遠門

的話，便記起他先前唯一的志願：要到省城去看一看的事來，就趁勢問他：

「吉生老表，這幾年到省城去玩過嗎？」

雷吉生喝一口茶，急忙吞下，趕口地答允。說他偕不會到過，但答話的神氣，總現得幾分拘束似的。余峻廷也微微感到有些不自然起來。到是余峻城摸一摸短鬚子，接過嘴去說：

「這一墟，鹽又漲價了吧？有人說，漲到三吊，是不是？」

這一來，雷吉生到神色甯靜多了，他回答道：

「漲了，三吊都冒過頭了！我就是賣快一點，要不然的話，等一墟再賣，你看！咳，沒有財氣總是沒法子想的！」

余老太笑着責備他說：

「你們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！偕說沒有財氣！你們現在一挑鹽，要賺多少去囉！過幾天，我們炒菜也不放鹽了，看你們去賺嘛！」

雷吉生也笑着說：

「你老人家真是愛說笑話！不單是這裏漲，要是那邊不漲，這到有點賺頭！」
余峻城插嘴說笑起來：

「鹽，我看是應該漲漲的，要不然的話，你老人家的紙票，會發霉爛掉哩。」

余老太太立刻現出莊嚴的樣子說：

「你又在亂講了！這年辰，哪個偕有甚麼紙票嘛！你不曉得，在上海讀書，一年要花多少錢？」

余峻廷不禁臉紅起來了，因為畢業後偕叫家裏匯錢去用，早就在母親跟哥哥的信上，看出對他很大的不滿。同時出了學校一兩年光景，沒有找着一點事做，至少在余峻城他們心里，會認為這是沒出息的事情，所以一經母親老人家提起，就很有些害羞。又見母親這幾句話的神情，雖然不是有意要說他，可是自然而露出幾分憎惡和責備的神情。並想起母親一向那樣的吝嗇，要一百只寄五十，就不免有些忿忿起來，很想說一句硬話：「到底使了多少錢，我變牛變馬都會還你。」但一想着：這才回來哪，便只得竭力忍着了。

余峻城沒有注意到他，仍舊說他的笑：

「你老人家真是說得像，就像比我窮窮似的。我請問，你敢讓我搜一搜麼？櫃子裏，枕頭上，哪處不可以摸出一捲來？」

余老太太大笑起來：

「你去摸吧？豈止一捲，簡直可以摸出幾大綑囉……哈哈，那全是買來正月間包油果子過禮用的。」

雷吉生吃完茶，像在自己家裏似的，把茶罐茶杯碟子都收開，一面笑着說：

「她老人家真的說真話，紙票一定沒有捲的。」

余老太太連忙搶着說：

「對的，對的！到是吉生說的不錯！」

雷吉生笑着說：

「我說的對嗎？你老人家的錢，全是硬瑣瑣的光洋哪！」

余峻城哈哈大笑起來，一面偕喃喃地說：

「有的偕在別人手上生仔哩！」

這話也使雷吉生大笑起來。

余峻庭瞧着雷吉生的臉子，覺得這人又回復到先前那樣的活潑了，並不全是一味默癡癡的。大約一向跟靜默的泥土，不說話的牲畜混久了，也受了牠們呆笨板澀的影響了吧。他笑的樣子，天真單純，笑就是愉快地笑，全不像余峻城笑的時候，臉上的神情複雜，偕藏有別的東西。余峻庭漸漸感到這幼年時代的伴侶，爲或一種東西弄生疏了的，又慢慢地親近起來。

大門外有足聲進來了，並未走進客廳，就聽見金嫂婆在外面大聲說：

「十七哥來了，老太太！」

「到火落里去坐」余老太太連忙出去招呼他，一面微笑着的臉子，立即現得冷冰冰的。

余峻城看着余老太太出去之後，獨自現出微笑的神情，小聲打趣地說：

「來的這位，就正是替錢養仔的奶媽囉！」

關於母親在家裏放高利貸的事情，余峻廷一向在同鄉人的口上，就約略聽見一點，且引爲莫大的恥辱。記得住在法租界一處衙堂里面，同幾個朋友在晒台上納涼，談到中國農民的問題，他認爲主要之點，是許多農民，沒有田地。其中一個叫開志新的便說：

「其實呢，只要沒有人放高利貸，農民的生活，也就沒有什麼悲慘了。」

這位朋友素來是個堅持和平論調的，認爲一切只能慢慢改良，循序以進，斷不可以一步登天，操之過切。但余峻廷在當時聽見這麼說，却禁不住臉紅了，彷彿對方在諷刺他。其實開志新才同他認識一兩面，他家裏的情形，自然是一點也不知道的。現在一落屋裏，就看見這一幕不名譽的戲劇，正搬在眼前公演，簡直非常氣惱起來。

余峻城和雷吉生，都靜靜地沒有講話，顯然有意要聽聽火落里面到底在進行什麼嚴重的事情。余峻廷知道他們對於母親剝削窮人的情形，當然比他借要明白，但他却不願意他們在他面前打

聽這類可恥的事情。同時，他也不願意傾聽，他怕自己聽了不能冷靜下去，弄得一回家就同久別的母親衝突，也未免有些難堪。他就急忙找話去問雷吉生：

「老表，你們那邊徵過兵沒有？」

雷吉生立即掉頭望着他，現出不知所措的樣子。余峻城便對吉生解釋說：

「你老表問你們那裏抽過壯丁沒有？」

隨又代雷吉生回答：

「徵過兵了，他那邊同我們一樣，歸平吉鄉管。」

跟着又向雷吉生說：

「聽說，就快要舉行第三次抽簽了，你偕不知道嗎？」

雷吉生沒有說話，只是把手指關節扭得克克地發響。

兩人沉默了，余峻廷偕想找一句話來問，譬如米價之類。但偕沒有說出，就給余峻城打斷

了。

「你在外頭消息靈通些，我問你囉，爲什麼我們的軍隊，一直那樣敗下去？」

「有些地方不能說是敗，只是我們採取的戰略不同，我們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，一切

建設落於人後，只有用消耗戰遊擊戰去同敵人打……」